

CHINESE WRITERS
WITH WORLDWIDE INFLUENCE

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

偷渡者

阿成 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走向世界中国作家

偷渡者

阿成 著

CHINESE WRITERS
WITH WORLDWIDE INFLUENCE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偷渡者/阿成著. —北京: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2016.8
ISBN 978-7-5142-1358-4

I. ①偷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9482号

偷渡者

阿成/著

出 版 人: 赵鹏飞

总 策 划: 尚振山 曹振中

责任编辑: 肖贵平 周 蕾

责任校对: 郭 平

责任印制: 孙晶莹

责任设计: 侯 铮

排版设计: 麒麟传媒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(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printhome.com www.keyin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字 数: 136千字

印 张: 7.5

印 次: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358-4

◆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: 010-88275710

目 录

不仅是为了纪念

——“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”文库总序/野莽

兄 弟

1

跟 踪

55

纸风车

101

偷渡者

173

阿成主要著作目录

220

兄 弟

1

那条乡间小路都已经被雨水泡暄了，胶轮拖拉机行驶在上面一边滑，一边往外甩黏黏的泥巴。我紧紧地抱着弟弟的骨灰盒，尽量保持平衡，生怕摔着弟弟。当然，我心里清楚弟弟已经死了，骨灰盒里就那么一小袋儿弟弟的骨灰，无所谓颠也无所谓不颠了。但我还是紧紧地抱着他，让弟弟偎在哥哥的怀里吧，随着胶轮拖拉机车一蹶一滑地行驶在乡间土路上。

弟弟在生前嘱咐我，他死后把他安葬在一座叫作“鹤山”的山顶上。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心愿，我必须完成他的生前遗愿，我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听到这座山的，真不知道弟弟什么时候到过这里，而且还要把自己安葬在这个地方。对哥哥来说这是一个谜呀。

这台胶轮拖拉机是我雇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只要有钱，一切都好办。

那个拖拉机手接过我预付的那一部分钱时说，大哥，听我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咱们只能偷偷地安葬。

我说，还能出什么问题吗？

他说，不能不能。但那地界儿不是坟茔地呀，咱们悄悄地、秘密地把你弟弟埋妥就行啦。

下葬方面的风俗我不大懂，但是，我觉得应当赶在清明节之前把弟弟安葬在鹤山上比较好，这样可让他在那个虚拟的世界踏踏实实地过一个鬼们的节日，也算完成了我这个当哥哥的责任。

拖拉机手面无表情地开着车。我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，他就是想赶快完事儿，赶快回家，希望我能速战速决。是啊，谁愿意下雨天出来干活儿呢？万一再被人家发现了呢？麻烦哪，何况到了鹤山之后还要爬一段山路。这天可是下着雨呢哪。

拖拉机手一边开车一边说，兄弟，这下雨天儿的，拖拉机指定是开不到山头上去了，剩下的路你只能下车自己去爬山啦。

我说，有问题吗？

他说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告诉你一下，你心里好有个数。

我知道当然知道下雨天爬山难，但这点困难都不是问题，我必须满足弟弟的这个心愿。

弟弟的家在道外区的一个大杂院里——最早那是我们兄弟俩的家。尽管 2000 年之后这座城市旧房区改造的步伐进行得很快，但是，八九年过去了，死角还是死角，总会有房改政策恩泽不到的地方。

弟弟生前住的是被那些轻佻的地方史家称之为“中华巴洛克式”保护建筑的大杂院里。弟弟的家在那个圈式楼房的折角处，只有一间和一个极小的厨房。我成了家搬出去之后，弟弟这儿就成了我经常“避难”的地方。我们是兄弟，“逃难”我只能到他这儿来。

家里非常干净，弟弟在收拾屋子上是一丝不苟的，似乎是向外人，向我这个哥哥证明什么。那么证明什么呢？

屋子里有一张自制的大木床，吊铺已经不用了，父母不在，哥哥也成家了，那里改成放杂物的地方了，但也被弟弟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井井有条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折叠式的行军床，我来避难的时候就打开这张行军床，睡在上面。大致情况就是这样。

一个人避难的理由很多，相信每个人都会不一样。对我而言，我需要随时随地躲开原来的生活环境，奋斗环境，出去小

住几天，一天、两天，最多三四天。不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只是一种精神需要而已，然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轨迹上去。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排自己生命旅程的。我这个人可能多少有一点特别，但并不严重。

弟弟在五六岁的时候就患有相当严重的自闭症，但在这之前他却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一切真的都很正常。他的自闭症是从那个中秋节之夜的第二天开始的，中秋节的第二天弟弟就开始不说话了，也不出去玩了，而且对我表现出很强的依赖性，几乎成了我的影子一样。

我还记得那个中秋节没有月亮，外面下着小雨，傍晚的时候，居民组长还给我们兄弟俩送来了青红丝馅儿的月饼。我们是吃了月饼之后才睡下的。当时一切都是正常的啊。

也许弟弟在中秋节的夜里看到了什么。

那么他看到了什么呢？

3

我的家庭在外人看来一定是不正常的，我本人也持有同样的认识。那一年，我的父亲突然离家出走了，可这之前却没有任何征兆，也没什么特别。或许是我们兄弟俩太小了，未经沧海，不谙世事。我们以为父亲很快就会回来。可是父亲非但没回来，母亲也离家出走了。母亲给我们兄弟俩留下了一点钱，

写了一张只有一句话的纸条，“照顾好弟弟”。就悄悄地走了。

事情就是这样。

接下来，我们兄弟俩在一起生活。当然，这种情况发生之后邻居很有一些议论和猜测，最极端的说法是，他们自杀了。可是为什么自杀呢？这似乎有点儿说不通。面对这种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说法，我们兄弟俩选择了沉默。我们开始觉得和邻居之间有距离，有隔阂。

当然，这之后还有一系列的例行的询问和调查。只是我们毕竟是两个小孩儿，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来，这让调查人员非常失望，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们，好像我们是父母的同谋似的。在我们兄弟俩的内心，并不认为父母会弃我们而去，更不会去自杀。这可能就是出自所谓的第六感罢。

父母离家出走以后，我们兄弟俩常去街头的那个公共读报的橱窗，在报纸若干个寻尸启事中，始终没有发现我们的父母。我们想，他们大约一定还活着罢。

我比弟弟大四岁，兄弟俩的生活可以自理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出了这件事我们还应当感谢父母，因为现实的情况是，他们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所以民政部门没有理由把我们兄弟俩送到孤儿院去。我们兄弟俩可以继续在这个屋子里生活，并耐心地等待着父母的归来。同时，我们还得了政府的生活津贴，按月领取，凭此证明我们还可以免交学校的各种费用。每次我

们去街道办事处领取生活费，那个眼斜的娘儿们一准会狡猾地问，你们爸妈还没回来吗？我说，没有，不信你可以上我家去看看。居民组长也可以证明。

4

我们兄弟俩的生活还可以。我们当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生活，毫无疑问，这期间一定会出许多差错，犯许多常识性的错误，但最重要的是，几次失败之后，我们就比较快地掌握了某些生活技能。总之，少年儿童的可塑性很强，流浪街头、风餐露宿的孩子都能独立地生活，我们就更应当能。为此，我还拟定了一个作息表及兄弟俩的责任分工和记账制度。但顶重要的是，兄弟俩尽量不要学坏——是啊，完全不学坏也不可能，但是，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。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周围的人，包括几个中年邻居，包括家庭生活富裕的同学，他们一直在怀疑我们什么。

那么怀疑什么呢？

5

只有我们兄弟俩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让时间和事实证明我们兄弟俩的清白，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兄弟俩在这间屋子正常地、平静地生活下去。事实上我们兄弟俩做到了，效果挺好。

但是，这不意味着我们喜欢廉价的表扬与道歉，相反，我们鄙视这种廉价的表扬与道歉。就这样，我们兄弟俩一块生活，一块读书，并且一块长大成人。接下来我开始干临时工，干过的活儿很杂，只要挣钱就好。这期间我们兄弟俩户口的户主被换掉了，我成了家长——这的确是事实，但我还是觉得有点荒谬，心里有一道阴影。我再一次到街口的那个报刊亭看了看寻尸启事。然后，在一家小饭店喝了半瓶白酒。那是我成了户主之后第一次喝酒。

由于长期过着没有女人的生活，让我对有女人的生活产生了某种渴望，经常在脑海里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憧憬。那些干临时工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虽然比较粗俗，但速度却是比较快的，男女之间的此类交流也比较坦率。我很快跟一个大脸盘子的女临时工谈上了朋友。女方家认为我的条件比较好，因为我没有父母啊。我算是倒插门。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已经过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了。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幼稚。

这方面的情况就不多说了。

我结了婚之后，弟弟还留在那间小屋子里，他该是这个家的户主了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。我便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弟弟找到了一份工作。是啊，那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，这件事在半个小时之内就搞定了，就是说，弟弟在还没

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成了一个统计员。好在统计员这类工作，一般都不是那种夸夸其谈，口若悬河的人。我认为这个工作比较适合弟弟。相信他也一定能做好。

我也曾经多次问过弟弟，在那个中秋节的雨夜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弟弟的脸色会立刻大变，含着眼泪，什么也不说。每次都是如此。我对别人解释说，我弟弟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。他并不妨碍你们什么。

6

结婚以后，我每次逃难回家，总是让老弟感到非常欣慰和愉快，因为这样我可以陪他整宿的聊天儿了。尽管事实上只是我一个人在说，比如，回忆我们小时候没鱼吃，馋了，兄弟俩便一块儿去江岔子钓鱼的情景，比如我和大脸盘子的媳妇一开始倒腾服装的趣事。弟弟从来都是认真地听，或者点头，或者摇头，或者做出会心的微笑。弟弟也说话，只是很简短而已，比如吃饭的时候他会说，多吃点儿，哥。比如，哥，你倒腾服装挣钱了，我想要一个高灵敏度的半导体收音机。等等。

兄弟俩就是这样子进行交流。

我也曾经让弟弟去看看医生，听听医生说这种失眠的情况吃点什么药好。但被弟弟立刻拒绝了，并表现出对我的提议很反感的樣子。我知道弟弟并不是讳疾忌医，而是他固执地认

为自己没有病。因此我只好放弃。另外，我更应当相信弟弟，至少在感情上应当和他保持同一观点。弟弟需要我这样做，哥哥我就应当这样做。在父母没有浮出水面之前，我是弟弟的唯一亲人。

弟弟由于长期失眠，脸色很不好，呈青色，让人误以为他很疲劳。人也很瘦，但干干净净，很利落的样子。我感觉弟弟的精神状态还好，所以我比较放心。而且弟弟思维敏捷，他能迅速地对我讲述的任何事情做出正确的，甚至是高我一筹的表情反应：反对、赞成，陷入深思，愉快，等等。我明显感到弟弟越来越是一个成熟男人了。而且，他显然是有原则的，即坚定地站在哥哥的立场上。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亲兄弟罢。

我们兄弟俩曾在一起探讨过，如果人一辈子也不睡觉，是不是还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呢？我认为弟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——这是我的观点。弟弟却未置可否——或者——他晚上不睡觉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吧。

那会是什么原因呢？

7

弟弟是一名公务员，这是现在的称呼，过去统称国家干部。换言之，就是弟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我认为，这对

我，对他，都非常重要。

白天，弟弟准时上班，到单位去做他的统计工作，工作作风接近于一丝不苟，也接近刻板。下班了，晚上只弟弟一个人无所事事，就听收音机。弟弟唯一的爱好就是听收音机，而且特别喜欢听短波，即所说的“偷听敌台”。弟弟偷听敌台并不喜欢听里面的那些胡说八道的反华宣传，他喜欢听音乐。可以说，弟弟是这座城市的普通市民当中最早接受西方文艺的人。我很快了解到，弟弟最喜欢听的是那支芬兰歌曲：“回到过去的时光/我的思绪万千/在过去的日子里/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延续着/永远扎根在我的生命中/我的思绪千回万转……”从弟弟沉醉的表情上看，我觉得他对芬兰有向往之情。这也好，人活着得有这种虚拟的生活，一个人拥有虚拟的生活好哇。

弟弟的英语是自学的。我认为这很好，晚上睡不着干什么呢？漫漫长夜，孤独一人。有时候我会有点儿担心，风高月黑，甚至还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。既然弟弟有这方面的兴趣，我应当支持他。还去书店买了一本《简易英汉辞典》给他。但时间不长，这本简易英汉辞典就不够他用了，他自己又去书店买了一本《英汉大辞典》。我为弟弟感到自豪。

我想弟弟之所以对英语有兴趣，应该和他偷听敌台有一点关系的罢。

我成家之后，曾经多次请弟弟到我的家去看一看，坐一坐，哥哥，嫂子和她的父母在一起吃一顿饭，常来常往，常走动。但是弟弟却笑咪咪地坚持不去我的新居，态度非常的坚决。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我有一点不高兴地想，我总不能带着弟弟你一起出嫁吧？

我跟那些和我一起结伙倒腾服装的烂仔们说了这件事，他们严肃地说，你弟弟挺有性格呀。我听了之后才多少有点愧疚，我认为在关键时刻自己想多了，想弟弟想少了。可当时我除了结婚并没有其他万全之策。不过有一点没问题，弟弟已经是一个自立的男子汉了。

逃难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兄弟俩各自半卧在自己的床上，我吸着烟，弟弟不吸烟，在一起聊男人的理想。我说我呀，并不满足于和老婆一起倒腾服装，这只是小打小闹，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钱人，改变自己的生活。但是弟弟你一定不要掺和进来，踏踏实实地干你的统计员，这是铁饭碗儿。哥哥要干的大多是有风险的事。所以咱们哥儿俩不要都扎进去。弟弟听了一点表情也没有。我说，你想当官吗？如果想当，等哥有钱了咱买一个科长当。弟弟缓缓地摇头了。显然他不想。

那么，弟弟的理想是什么呢？

9

我是从倒腾 286 电脑开始正式起步的——这看起来很遥远了。286 电脑是中国民众正式走进计算机时代的开始，我紧紧地跟随着它一路同行，一起发展，一块儿进步，逐渐地成为了一个还算有一点钱的人。我承认，它使得我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。

弟弟依旧在原来的单位当他的统计员。坦率地说，在那个单位里弟弟的确什么也不是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。若说比别人特殊之处，即他是一个沉默的人，一个跟任何人也不交往的人，任何事情也不争的人。好像那个单位有他不多，没他不少。

弟弟的工作很单调，只是把基层单位报上来的有关数字统计好，汇总之后，报上去就完了。这种工作在我看来非常枯燥，而且随着计算机的发展，这项工作会很快就会被取代。这时，我才建议弟弟和我一起干，我想带带他，弟弟的英语很好，干计算机生意，英语是绝对用得着的。不久的将来他就可以独立干了。我认为，钱不是最主要的，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才是最重要的。但弟弟拒绝了。

弟弟为什么拒绝呢？是胆怯还是苟于现状？或者是我的提

议完全不合乎他的内心期待？

10

这一二十年来，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逃难的日子了，但每次逃难，毫无疑问，固定要到弟弟那里去。弟弟好像已经习惯了。有时候隔的时间长了，他会打电话来问我，哥，你什么时候离家出走啊？这绝对不是幽默，弟弟不是一个幽默的人。我说，快了，别着急。然后他才擦了电话。

我一直想着帮弟弟一把，改变一下他的生活。男大当婚啊，父母离家出走之后，我们兄弟俩都应当开创正常的家庭生活，各自组建一个朝气蓬勃的家庭了。所以，我坚持认为弟弟应当成家。我本人也拜托朋友给弟弟介绍了很多女朋友，究竟介绍了多少我已经数不清了。结果都是女方看不上他，认为他精神方面似乎存在某种问题，和他在一起有一种压抑感。

这种情况让我感到恐惧，决不能再这样盲目地介绍下去了，这会让弟弟脆弱的心滴血不止呀。阿弥陀佛，那么就让这一切随缘吧。

尽管我始终坚信弟弟没有任何精神问题，可是，在我的内心中始终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。我多少次都这样想，问题很可能就出在那个下雨的仲秋之夜。我总觉得弟弟一定是在那个雨夜看到了什么。可是我却无法知晓弟弟在那天晚上究竟看到了